



## 中庸講記 (52)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(接上期)

「是以孔子之道，貫乎古今」，孔子的道理，確實是貫乎古今，二千多年來，萬古常新。

為什麼講萬古常新？二千多年後的今天，距離孔子已經非常久了，再看看夏禮與殷禮距離孔子只四、五百年而已，都已變得不一樣了。而孔子是在春秋時代，離現在已經二千五百多年，然而孔子的道理我們到現在都還很好用。為什麼會這樣？能夠萬古常新，一定是一個定律，像讀數學，一個公式、一個原理，一定不變，這是貫乎古今。

「賅乎上下」，賅的意思是俱備。

俱備了什麼？俱備了「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」。

「其德之大亦盛矣哉」，這個德的大，講本體，又講使用，都包含在內；聖德之大，無法以語言表達。所以接下來後面的道理是在作印證。

**《中庸》第三十章之二：**  
**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；辟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**

### 讀懂經句

① 辟：譬也，比喻也。

辟是比喻，其意思不是要講天地的道理，而是要講孔子的德行，就像

天地一樣。地無所不持載，天無所不覆幬；比如四時之運行（錯行），就像剛講氣候的變化，日月星辰軌道的運行都有道在，否則這些日月星辰一下子就相撞了。不要以為虛空這麼寬廣，滿天星斗這麼多，每一顆都在轉，它有它運行的軌道，還有很多直到現在都還沒研究出來（發現）的星宿。虛空之大、宇宙之大是不可思議的。但是我們就看得見的來講，將天地、日月與四時，來印證孔子的大德敦化。

② 悒：覆也。

③ 錯行：更迭運行之意。

它會變來變去，怎樣變？日月就是這樣變，在第二節會講。

第二節 此節有辟如者，當落孔子之身上，即就上層而辟之，此言聖人之德，辟諸天地之大也。上二句言其無一物之或遺，以對待言，所以妙流行之體。下二句言其無一時之或間，以流行言，所以盡對待之用。如天之在上，無一物不覆幬於其下，高明之至也。如地之在下，無一物不持載於其上，博厚之至也。統其古今上下之道而迭運之，無一時之或息；如四時之一往一來，相錯而行；如日月之一升一沉，更代而明，

悠久之至也。孔子之德如此之大，豈非一天地乎。

「此節有辟如者」，這節是在講譬如，我們看起來是在講天地的道理，其實是在譬如孔子與天地、日月一樣，所以才講「當落孔子之身上」，這個譬如就是譬如孔子（仲尼）。

「即就上層而辟之」，上層就是在譬如上律天時，上層就是講天地日月，包括四時的變化。

「此言聖人之德」，這些都是在比喻聖人的大德。

「辟諸於天地之大也」，就像天地一樣那麼廣大。

「上二句言其無一物之或遺，以對待言」，天地與所有的東西，天地包括日月星辰，包括有形、包括無形，在此範圍內所有的事物，沒有一樣會被遺漏。這是很不簡單！我們要治理一個地方，沒幾個人，卻已照顧不周；天又要照顧動物，又要照顧植物，包括路邊的一株小草，要讓它開花，又要讓它結籽，大家想想，工作多不多？有夠多！每一樣都能面面俱到、不會遺漏，這是很不簡單的，這不是人的力量能夠做得到。

天地所有的生成，都是不斷的、沒有休息的；四季的變化、草木的變化、人也是一樣、動物也一樣，都是會持續生長，一日一日不一樣。所謂「一見不再見」，常言「一見如故」，其實是「一見不再見」；現在與我們在一起，再一分鐘之後又在一起，已是不一樣的人了，大家相不相信？我們物體的退化，裡面的細胞已不知死了多少，又再生了多少出來，完全脫胎換骨，這是科學家講的。細胞隨時都在代謝，因此一分鐘之後已經是不一樣的一個人。所以這些作用與變化是沒休息的。

為什麼講孔子像天地一樣，最主要是他的心；面對太多事情，我們可能會照顧不到，但是這個心不能讓它有一些些的缺角，這個心一定要與天地同體、與日月同明才可以；大家有沒有這樣？很簡單的事，我們若遇到事情，啊！那是別人，較沒關係；那個我不認識，較沒關係，是不是會這樣？輕重都有一種分別心出現。一個人若遭遇到什麼，大家會看看：這是誰？是不是跟我們有親戚關係？還是我們認識的人？啊！這是不認識的人，也就沒有太去在意了，是不是會這樣？

也許會有一個心發出來，會講：「這很可憐！」起了憐憫的心，但一下子也就過去了；而假使對方與我們是有親戚關係的，那個心就會比較久，然後這個慈悲心會較慢消失；而若是自己遇到，影響就會更久些。

孔子不會這樣，孔子是念念不忘，時時都心繫著民間的疾苦，這個心與天地一樣；盡人事，聽天命，盡他的人事去做，做不到，他也永遠銘記在心裡面，這就如同菩薩的慈悲心腸。

例如：地藏王古佛要度盡地獄的人上西天，有全部都度回去嗎？若都有度回去了，現在地獄就要關門了；地獄若關門，也就不必講修道了，因為大家都在天上了，有辦法全都度盡嗎？沒辦法。無法全部度盡，這樣是不是就沒有功德？而這樣他也能成為古佛，為什麼？因為他的心念茲在茲，這個心永遠都與所有人間的苦難結合在一起，這是慈悲心。

所以我們現在在講的道理是這樣，不要再講哪有辦法與天地相比，這是以對待來講。

「所以妙流行之體」，天地是一個體，為什麼講妙流行？妙就是形容天理流行之體。

「下二句言其無一時之或間，以流行言，所以盡對待之用」，下二句就是跟我們講，看得到的、在流行的東西，皆是盡對待之用；看到水，就會悟一個道理來；看到什麼，就能聯想到什麼道理出來，這是對待。

「如天之在上，無一物不覆幬於其下」，天地所有蒼生的苦難，他完全承擔，無一樣不覆幬於其下。所以這就是「高明之至也」，這是高明的一個極點，也就是之前第二十六章所說的：「高明，所以覆物也。」

「如地之在下」，就像地在下面；「無一物不持載於其上」，山川、草木、大海，包括所有的動物、植物，這麼多的東西，它都承載而不嫌重、不嫌麻煩。我們人有時若多做一件事情，就覺得有夠麻煩！單純就好了，為什麼要找麻煩？為何又多一些麻煩出來？孔子不會這麼講，為什麼？因為他的心與天一樣，人的心若與天一樣，就沒有這些罣礙在。

所以「如地之在下，無一物不持載於其上」，因為「博厚之至也」，寬闊又厚，這很要緊！

我們若坐小船去基隆嶼，不曾坐過船的人，搖二下就暈船了；即便是

曾坐過船的人，坐小船也會暈船，但若坐大郵輪則會覺得很穩，是什麼原因？船很大的關係。

而我們現在是坐最大艘的船——地球，地球有沒有在行（運行）？有在行。為什麼我們感受不出來，也不會頭暈，是什麼原因？因為這艘船太大了，速度又相當快。你若研究天文、地理，人能夠活在這個地方是很不簡單；你看這艘船一直在運行，然而無論多高的房子，比如像 101 大樓也都不會倒，什麼原因？因為有萬有引力，都設備得好好的。

人為什麼能站起來？有的動物無法站起來，人的耳朵有個平衡感在，會幫忙調節，我現在若暈，轉過來這邊，那個就跑到那邊。實在是「洞徹人生妙諦難」，要洞徹人是如何生出來？如何能這麼完整？這妙諦是無法以人的智慧去思考的。

「統其古今上下之道而迭運之」，古早到今日，每日都是一樣在運行，不嫌累，所以它能自強不息，天地實在是太偉大！上下這麼多的東西，「而迭運之」，它還能替換，也能替換零件，一定有，上天很忙碌，一輛車都要保養了，難道地球不必保養？要叫

誰保養？天在幫助運行，就是持續地保養，讓其分秒不差。

地球運行的速度那麼快，你看差多少？幾十年才差一秒而已，有夠準。這不是人能夠去運行的。一輛車都要有人駕駛才能行駛，一個地球也一定有某種力量在駕駛，是誰呢？無形的運行，實在妙不可言。

所以才講「無一時之或息」，沒有一點時間休息，四時春夏秋冬都一樣，季節的變化，二十四節氣，何時播種，何時收成，都不會延誤，這都可以用算的，天就是有如此可靠之處。

「如四時之一往一來，相錯而行」，春夏秋冬，每年都一樣，轉眼間又一年了，尤其是每當要計劃行事曆時，記得之前才剛計劃過，怎麼現在又要計劃了？原來不是，之前是民國九十九年的，現在是要計劃民國一百年的。

「如日月之一升一沉」，每天太陽出來的時間，幾分幾秒都算得好好的，從什麼位置？在哪裡？人都算得出來；若算不出來就很麻煩了，比如人造衛星若發射到天上去，要回來時找地球會找不到，不曉得地球已飛到哪裡去了？你看能夠那麼準確地算出

來，要讓它落在哪裡就落在哪裡，讓人能算得出、料想得到。而人若是讓人無法意料，就很麻煩了！什麼原因無法意料？本來是好人，怎麼現在變成壞人，這就是料想不到。

「更代而明，悠久之至也」，你看萬古、幾十萬年都是這樣在運行，這就是悠久之至也。

「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」《中庸》，每一樣東西，科學家講這是幾百萬年、幾十萬年前的一個生物，這就是悠久，無從算起。

所以世間所有東西都是公共物，一點點都不能貪取，讓你帶不走的。好比這間房子是我們的，沒多久就變別人的，有形的東西都會有變化、都不會持久。天地不會去執著於什麼東西是我的，所以什麼東西都是天地的。

「孔子之德如此之大，豈非一天地乎」，所以孔子的德行大到像這樣一樣，這不是與天地一樣嗎？

（續下期）